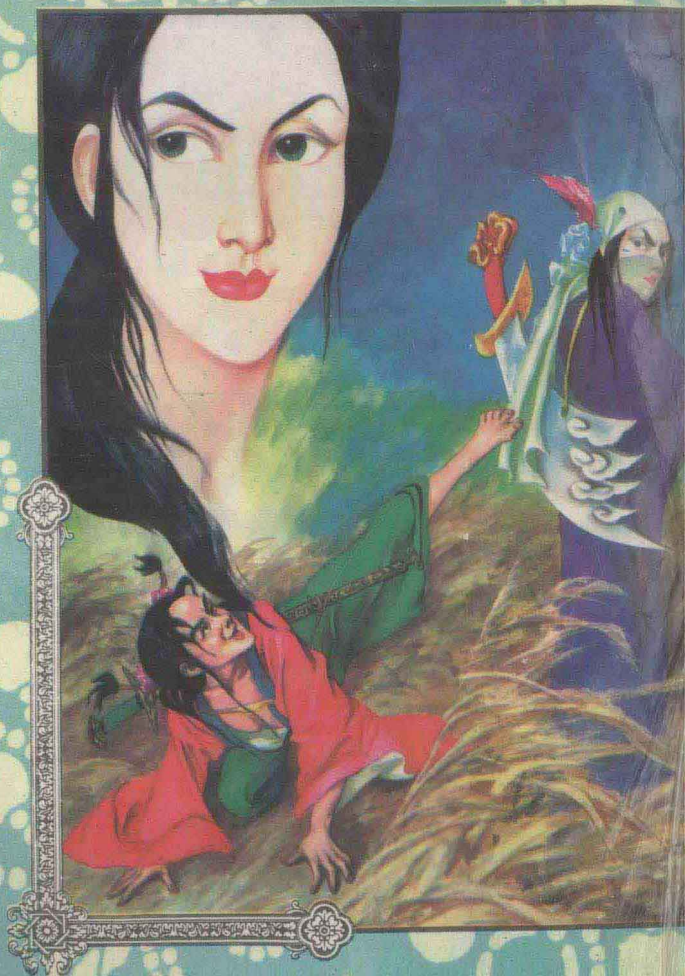


臥龍生 著

稀奇古怪
刁鑽難纏

上

戏花小皮精



一、小子戏情

华山之巅，刀光剑影，杀声四起，震耳欲聋。

华山脚下，一男一女依偎紧贴。男的黑衣长袍，且矮且胖，手握一柄明月刀，平躺在一片草坪上，口吐鲜血。女的红长青罗袖衣，一只手护住倒在地上人的头，另一只手抚摸着那人的胸膛，眼含隐情，无声无语……

这就是震惊武林的华山之役。老狂妄黑蜘蛛发布狂言，要在华山之巅以一人之力威震天下所有群雄。此言激怒了当时武林各派掌门高手，纷纷涌来垂战，以挫败黑蜘蛛的锐气。

竟然想不到，几乎没有一武林人士能在黑蜘蛛手下走过六十招，而且前来参战的好几位勇士，都曾是叱咤而且前来参战的好几位勇士

：掌门花娘子，在地上的气息吁吁的，就是纵横江湖二十多年的“小刀盟”盟主好公，另一个穿红色衣衫的是“花花宫”掌门花娘子。

“流星明月刀”好公中了黑蜘蛛“赤毒穿心”一掌，内功不敌，吐血不止。花娘子因曾经好公在黑道双魔挑

趣“花花宫”时救她一命，而情钟归盟。几次相相约好公出山诉倾哀曲，月夜谈情。

这次好公遇险，且生死未卜，更让她心急如焚。

“我可能不行啦！盟内一些琐事还是请你花姐代劳了！”好公有气无力地道。

花娘子一只手从怀里掏出手绢，一边擦着流淌的血，一边道：“不要说这些啦，我用内功帮你恢复元气。”

好公摇头道：“没用、没用，‘赤毒穿心’掌太狂毒了。”

花娘子疑虑：“难道就没有办法了。”

好公停顿了半天，才开口说话：“听说过有一种办法，但是不容易办得到。”

花娘子急道：“只要有办法，我花娘子会有能耐的。”

好公微觉迟疑，样子好像很难开口。

花娘子摇弄着他的上半身说：“你快说呀，什么方法！”

好公凝视着花娘子，想开口又不想开口，最后缓缓地道：“用女人的乳液练成蒸气，施以吸掌法吸入手心，再用内功注入体内，这是一种方法，可是现在没法弄到手。”

花娘子听后隐隐含羞，但很镇定，半晌……

正此时，山巅一片沸腾，惨杀声已至高潮，只听见黑蜘蛛疯狂大笑，傲气冲天……

江湖无情，血泪一家，想到了至今二十年如闪过，

“小刀盟”俨然还是原先的一副面孔吗？

“我他妈的快闷死啦。”一声震天动地的声音惊破静谧的山窟窿。

山窟窿顿时活跃起来，六个小男孩和小女孩本来在窟洞里运气练功，经年岁最小的弟弟小皮精这么一声高叫，纷纷停息运动大嚷大闹起来。

年龄最大的一个不超过二十岁，但体格健壮，身如铁塔，人唤牛天。牛天讲起话来嗓门更大：“小皮精，你大脑缺根弦？”

小皮精顿时火了，气嘟嘟地：“老不修的太不讲理，自己溜出去找乐子，却逼我们在这鬼不见鬼、人不见人的地方练习打坐，我看算虐待。”

这时，年龄看起来比小皮精还小的一个小姑娘噘着小嘴，娇叱道：“小皮精，你为什么敢叫我爹老不修？”

小皮精眨巴着眼睛道：“为什么不敢？本来就是嘛……”

小皮精还没有把话说完，那小姑娘猛然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，飞起一脚，踹得小皮精跌了个狗吃屎。

牛天同时喝斥道：“小皮精，不准许这样乱讲师父。”

小皮精摇着头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接话道：“什么是乱讲？在这里我一肚子气都憋得快冒出烟来了。”

说完，“扑扑”连放两个响屁以示抗议。

大家给他弄哭也不得，笑也不得。

牛天气得恨不得走上去，给他两拳，但还是平静了

下来，半晌，正色道：“我们继续打坐练功，要不然鬼火虫护主就要来查检我们了。”

小皮精又是一阵牢骚，冲他大师兄嚷道：“练功呀练功，整天就是这玩艺儿，太没够，唉，大师兄，我们换换口味怎么样。”

牛天问道：“换口味？什么口味？”

小皮精转了一转眼珠子，答道：“我看练赌怎么样？”

四弟子阿蛋伸头缩颈地：“哈哈！真新鲜！还有练赌的，赌什么呀！赌个屁”

小皮精一伸指头，笑道：“对了，我们没有什么赌，今天就赌屁。”

接着，他又补充道：“谁输了，谁就得罚放一个屁，不响不算。放不出屁，硬憋也得憋出来。”

说完，小皮精从怀里掏摸出三个烂骰子，向地上一抛：“由大到小，一个一个的来。”

牛天抓起三个烂骰子一掷，不料出师不利，竟掷出了个“么二三”！

哄笑欢呼响起，这位大师兄愁眉苦脸，但牛天放不出屁来，小皮精坚持憋也要憋出来的想法，但是大家不同意，最后还是商讨了一个办法：没有屁放，打屁股，牛天只好翘起尊臀让师弟、妹们都打一下。

庄是轮流做的，以示公平。

接下来轮到二师姐甜甜做庄，她连掷三次才成局，掷出两个“么”一个“五”，算是五点。

点子不算小，很难“赶”上。

甜甜露出笑容，似已很笃定。

阿三只掷出两点，输了，只好翘起屁股让她打。

轮到阿蛋，想不到傻人有傻福，他居然掷出了个“四五六”！

“我赢啦！”阿蛋乐得拍手大笑。

甜甜脸都绿了，当众被打屁股，对一个青春年华的少女来说，实在太糗了。

牛天为了讨好她，忙自告奋勇道：“刚才我和她说好，由我来代‘打’。”

此“打”非彼“打”，他翘起屁股阿蛋只好伸手打了。

幸好接下去的春喜和小皮精，都“赶”不下五点，先后都被打，使做庄的甜甜过了关。

轮到阿三做庄，一把就掷出个六点的“豹子”，通吃！师兄、师姐，师弟、师妹全都“杠鳖”

牛天又被打了两下，一下又是代甜甜被打的。

阿蛋，春喜和小皮精只好翘起小屁股被打，没人要代“打”。

好在春喜才十八岁，虽是女生，总还是个小不点，被打两下也无所谓。

小皮精更不在乎，反正早就被师父打习惯了。

他就当做是“点心”啦！”

倒是苦了傻小子阿蛋，偏偏这两天肚子不太对劲，差点没把“米田共”给打出来。

接下去轮到他做庄。

傻小子如临大敌，紧张得手都发抖了，头上直冒冷汗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菩萨老爷发慈悲……”

谁知骰子一掷，竟是“么二三”！

衰啊！菩萨老爷好像“公休”，要不就是渡假去了，没有听到他的祈祷。

“啊！唔……”

只见他突然神色大变，双手抱住肚子，如同孕妇那般痛苦。

牛天急问：“怎么啦！”

阿蛋痛得脸都歪了：“我，我，好痛……”

阿三瞄眼：“少来这一套，屁股翘来，我要打了。”

一听“打”字，阿蛋霍地跳起，双手捧着肚子就急向洞口外冲去。

但他才冲出不到几步，就听“噗”地一声巨响，屁也放出，还附带“赠品”是裤底一扒。

顿时臭气四散，人人掩鼻，那份惊乱的情形，有如发动了化学武器攻击。

忽听春喜叫道：“这个不好玩，我们换点别的！”

牛天虽是大师兄，却不敢随便惹这位师父唯一的掌上明珠，揪张苦脸说：

“小师妹，师父临出门交代，要我们留在洞里好好练习打坐运功……”

春喜可不甩他，小嘴一噘：“我不管，要不让我出洞去玩玩，等爹回来，我就说是大师兄带头玩赌的。”

牛天大惊：“小师妹，你怎么可以‘黑白讲’，分明是小皮精……”

小皮精来个一推二五六：“哎哎哎，别往我头上推，我只不过是提议罢了。你是大师兄，身为大哥大，决定权还是在您啊。”

牛天痴痴的，只好向春喜投降：“小师妹，你想玩什么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春喜想了想，眼光转向小皮精：“他的怪点子最多，问他的啦。”

小皮精双手连摇：“不不不，你们别问我，我已经是‘江郎才尽’，想不出什么新鲜的了……”

春喜斜睨着眼，娇嗔道：“少来，你说不说？”

“唉！”小皮精叹了口气：“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，我还是……赌！”

牛天快抓狂了：“还赌？”

小皮精笑道：“这个咱们来点新鲜的，输家不放屁，撒泡尿！”

牛天一听，也顾不得自己大师兄的身份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他妈的！你这小兔崽子，满脑子歪门邪道的鬼点子，能不能想出些正经点的？难怪师父替你起的名叫小皮精，还真起的有学问！”

小皮精贼笑道：“有其师，必有其徒，这叫上梁不正

下梁歪……”

“臭小皮精！”春喜毛了心，冲上去又飞起一脚。

但这回小皮精早有防备，身形一闪避开，使春喜踹了个空。

春喜哪肯就此罢休，一面骂声不绝：“死皮精！臭皮精！鬼皮精……”一面追着拳打脚踢。

好在岩洞里很宽敞，足够他们表演追，赶，跑，跳，碰，不致转不过身来。

小皮精故意跑给她追，还鬼喊鬼叫：“哇噻！这种‘母老虎’好厉害，将来谁敢娶……”

春喜更火了：“死皮精，臭皮精！有本事今天就别让我抓到，否则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！”

小皮精突然一回身，向她跪下连连磕头：“我投降，我投降，将来万一没人敢娶你，我娶就是啦！”

好小子，这时嘴上还要占便宜，简直色胆包天。

春喜更不是省油灯，但她可不跟小皮精耍嘴皮子，所以干脆不出声，相准他脑门子就是一脚踹去。

这一脚踹中，小皮精不当场脑震荡，变成“植物人”才怪！

阿三见状大吃一惊，忙不迭上前拦阻：“小师妹，不能……”

小皮精趁机一个“懒驴打滚”连滚带翻地避了开去。

春喜一脚没踹中小皮精，不由地迁怒阿三：“三师兄！你竟敢趁机吃我豆腐？”

原来阿三这一拦阻，无巧不巧地伸手触及了小师妹的胸部。

其实她今天穿得挺多，隔着厚厚的衣裳，这种“布包豆腐”有啥好吃。

但事实上他是碰到了小师妹的“禁地”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

尤其小师妹是个“好看的女孩”！

阿三一怔，急忙分辩：“我没有，我没有！绝对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“好看的女孩”正好拿他出气，不由分说就是五百块，捆得阿三一个踉跄。

阿三好心没好报，原是怕小师妹出脚太重，真把小皮精踹伤，甚至闹出人命，那可就真的玩完了，所以才及时上前拦阻，没想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春喜反咬一口，还狠狠赏他一记小费。

好歹他也是春喜的三师兄，哪能被小师妹如此“目无尊长”，气得他胀红了脸大吼：“小师妹，你未免太过份了吧！”

春喜根本不用他，怒哼声中，已向刚跳起身的小皮精疾扑而去。

“妈妈咪啊……”小皮精见她来势凶猛，吓得躲向了大师兄牛天身后。

春喜娇喝：“大师兄，没你的事，闪过！”

牛天不想当鸡婆，卷入这场是非的漩涡，急欲闪开

一旁，但却被身后的小皮精两手紧紧抓住他裤腰，跟着左闪右避，好像在玩老鹰捉小鸡。

“小皮精，抓住我干嘛，还不快放手！”牛天又急又怒，连甩几下未能将小皮精甩开。

牛天怒喝：“小皮精！你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春喜又飞起一脚踹来。

她是看准了小皮精向牛天右侧，身子暴露出一半，这一脚十拿九稳可以踹中。

不料小皮精贼的很，用力把牛天向前一推，正好当成他的挡箭牌，同时自己全身一个暴退。

牛天欲避不及，被小师妹一脚踹了个正着。

这一脚不但劲道十足，而且偏偏踹中大师兄两胯之间，那要命的部位。

“哇！”牛天惨叫一声，双手急捧被踢的地方，痛得蹲下身去，顿时脸色惨白。

置身事外看热闹的甜甜见状大惊，叫了声：“大师兄！”人已扑过去，蹲下急忙扶住牛天。

牛天表情痛苦已极：“哎哟！我恐怕没命了……”

甜甜这一惊非同小可：“你伤了哪里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牛天糗极了，被踹中的部位实在说不出口。

甜甜似已明白，但那部位她既不能替牛天摸，也不能替他揉，又气又急地向小皮精和春喜怒斥：“你们两个小鬼还不停止，大师兄都受了重伤！”

春喜有听没有到，仍在紧追小皮精不舍。

小皮精乐窜西躲，左闪右避，如同难飞狗跳。

甜甜情急之下，只得向还在发楞的阿三求援：“阿三，快来帮忙啊！”

阿三应了一声，急忙赶过去蹲下，关心地问：“大师兄，你伤了哪里……”

不料牛天一把将他推开：“不要你管！”

阿三被推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他真搞不清今天招谁惹谁了，怎么吃力不讨好的事全教他遇上？真是倒霉透顶。

只听牛天痛苦呻吟着：“好痛，好痛……”

甜甜急问：“哪里痛？”

牛天指指被踹的部位：“这里……”

甜甜可不是白痴，哪会不明白大师兄的心意，是趁机想让她摸摸揉揉，享受一下纤纤玉手轻抚的乐趣。

她正感犹豫不决，面有难色之际，突见提着刚洗净尚未干就穿上的湿裤子的阿蛋，结个屎脸奔回惊叫：“鬼火虫护主来‘临检’啦！”

大家一听，顿时一阵惊乱，随即各自盘膝打坐，一个个摆出闭目运功的架势。

当那又瘦又高，像根竹竿似的老者走进岩洞时，目光一扫，不禁微微点头笑得爽样。



宁静的大厅内，突被石破天惊的怒喝声惊破。

“真是气死我了！这小鬼竟想叫我当王八！”

好公怒气匆匆的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他是一个矮小的胖子，所以疾走起来，简直就像是一个浑圆的西瓜在滚。

“师父……”

他的三徒弟阿三叫了一声，就没再说下去——因为他实在不明白，一个小鬼怎可能让他师父当王八？何况他师娘早已死了，这“王八”又从何当起呢？

好公往大厅的椅上一坐。“把家里的那个混世魔王抓来——呃，不，是带来六个人——当先是一名瘦高的老者，就像是竹竿一样，全身毫无生气，这人是“小刀盟”的护主，名叫鬼火虫。

“盟主，怎么回事？”他问好公。

“那个混世魔王呢？”

好公没有回答他，这不禁引起鬼火虫的不快，但好公是“小刀盟”的盟主，他也只好按捺住，用手指指后面，说道：“排在最后的那个就是。”

原来，跟鬼火虫一齐进来的另外五人，全是“小刀盟”的门徒，他们还挺有规距的呢，自动排成一排——最前面的是大师兄牛天，年纪虽然只有二十岁，但身材却相当魁梧，简直就是个霸王，他站在前头，后面的人就全部看不见了。

好公瞧了一直自己的身材，不禁感到自卑。“牛儿，站到旁边去。”

牛天这座“山”一移开，马上就豁然开朗了——他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“因为他比你可爱，不会使坏心眼害人。”

阿蛋气极反笑，当然是冷笑：“一个被师父捡回来的野杂种，有什么可爱的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好公站了起来：“你真是胡说八道，乱讲什么！”

小皮精又拨弄着头发：“师父，我真是被你捡回的吗？”

“……不是。”

“那，你又不是我老爸，我为什么跟着你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从小你就不准我出门一步，又要我整天穿着肚兜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呃……，这以后再告诉你吧？”

“不，我现在就要知道。”

好公摸着大肚皮，摇摇头：“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”

小皮精有点要抓狂的味道了：“我有权利知道我的身世！”

鬼火虫似科非常看不惯小皮精的行为，脸上已露出厌恶的表情，又是一声冷笑：“掌门师兄是你儿子吗？你竟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！”

好公脸上挂不住了，忙咳嗽了一声，忽忆起要找小皮精算帐的事来，便赶紧变话题。

“你这混帐小子，竟敢叫我当王八！”

大伙儿都楞住了——他们也跟阿三一样，实在不明

白小皮精何以能让好公当王八？

好公也看出大家疑惑的表情，便转过身子，反手指着背部，又道：“你们看见了没有？”

“看见了！”大伙儿齐声大叫：“那是你的屁股！”

“笨蛋！我指的是背部，你们看我的屁股做什么？”

“喔——”大伙儿把视线移上，只见好公背上有四个白字——

“我是王八！”

大伙儿忍不住都笑了起来，纷纷指着好公，大叫大嚷，“哈哈，你是王八！”

“闭嘴！”好公愤怒的转过身子，摆起掌门的威风，大伙儿也果然马上就紧闭起大嘴巴——不，还有一个猛不知死活的小皮精仍然在“皮皮”大笑。

突然——

“咻！”

一只臭鞋飞进小皮精的大嘴巴，“皮皮”笑声顿停，小皮精急忙拉出臭鞋，掷向好公，大叫大嚷：“做师父的怎可以如此不卫生！”

好公接过鞋子，穿了起来，嘻嘻笑道：“这是给你一个惩罚！”

“这种惩罚有损尊严，我不接受！”

“你已经接受了。”

“那是你用强迫的手段，我不服，所以要讨回来！”

小皮精立刻脱下鞋子，冲向好公。